

家事

我陪母亲摆地摊

□作者：艾科



母亲进城与我们同住已经一年多，她每天除了负责全家人的一日三餐，还全权代理买菜、打扫卫生及接送孩子上下学等事宜。最近几天，母亲晚上散步回来总会向我嘀咕，说现在路边有很多人都在摆地摊，有俊男，有靓女，还有像她一样的老年人。我打趣地问她，难不成你也要去摆地摊吗？母亲对我话里的怀疑语气很是不满，她眉毛一挑说，怎么，瞧不起老太太吗？我赶忙放低语气解释说，你去摆地摊卖啥呀？母亲噗嗤一笑，说能卖的东西可多了，你看客厅书柜里积存的那么多过期杂志，放在那里占地方，卖给收废品的又不划算，不如我拿去摆摊卖了吧，一来能赚点钱贴家用，二来也好充分发挥那些杂志的作用。我思来想去，也觉母亲的话有道理，于是便同意将杂志卖给有缘人。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摆地摊不仅是件体力活儿，还需要拥有强大的内心承受力和口吐莲花

2元卖试试看？卖不动的话再降价。母亲欣然同意我的提议，于是便开始放声吆喝：“走一走看一看啊，八九成新的杂志大甩卖啦！”“不愁吃不愁穿也别忘了精神食粮啊！”……我不知道母亲从哪学来的这些土味吆喝，众目睽睽之下“大声喧哗”，不免让人心生尴尬。华灯初上时，出来摆摊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当中有曼妙秀美的卖花女孩，有售卖绿植的阳光小伙，有卖夏装的中年女士，也有卖小吃的农民夫妇。历经了漫长的居家抗疫生活之后，他们开始在国家惠民政策的带动下甩开膀子赚钱。放眼望去，灯火琉璃的都市背景之下，一片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在林林总总的地摊生意中，卖书当属独树一帜，根本不怕同行竞争，但是母亲吆喝了半天，依然无人前来问津。我有些尴尬地起身对母亲说，妈，您先在这里张罗着卖，我回家了，晚些时候再过来接您。母亲开心地大手一挥说，回去吧，这里不用你担心，我会把生意做得明明白白的！当我起身离开母亲摆的那个小书摊时，刚走出几米远就忍不住回头看，白发苍苍的母亲，像鱼儿回归了江河，自由畅快地吆喝着招揽顾客。其实那些过期杂志，不管一本卖5块钱还是2块钱，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母亲喜欢，喜欢这种久违的烟火气息和热闹熙攘的人流。而我选择回家，只不过是逃避尴尬的借口而已。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摆地摊买东西，凭双手挣快钱，何错之有呢？于是，我又转身，走向了母亲的地摊。

“咋又回来啦？”母亲惊奇地问我。我说回家也没啥事，还不如陪您一起卖杂志呢。母亲听后甚是欣喜，便开始吆喝起来：“卖杂志喽，正版杂志大甩卖啦！”母亲让我和她一同吆喝，我试了几次都张不开嘴，她就佯装愤怒地骂我没出息。旁边摆地摊卖鲜花的女孩，看着我们母子俩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我告诉母亲，卖书又不是卖菜，喜欢阅读的人您就是一句都不吆喝，他也会闻着书香不请自来，否则您就是喊破了喉咙，不仅引不来顾客，反倒辱没了斯文。卖花的女孩也附和说：“是的阿姨，大哥说的对，您看我，根本不用吆喝，想买花的人自然会买的。”母亲听了规劝后，也开始学着我的样子，捧上一本杂志，坐在书摊旁静候顾客上门。果不其然，母亲“安静”下来之后，有不少路人纷纷在书摊前驻足翻阅，并将喜欢的杂志买走。不到两个小时，杂志就已卖了三分之二。路灯下面，母亲一边数着钱，一边对我说，等把杂志卖完了，咱就批发一些生活用品卖卖看，不想靠这发财，但是能赚一点是一点。夜幕降临时，我骑着三轮车载着母亲和剩余的杂志走在回家的路上，心中有种莫名的思绪正在汹涌翻滚。凉风习习，夜市攘攘，犹如这美妙的生活令人沉醉。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那些逛夜市、摆地摊的人，依旧没有散去的意思。历经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他们肯定同我和母亲一样，特别留恋这种久违的烟火人间。明晚，我还会陪着母亲一起摆地摊。

女儿的“死亡”议题 家教

□作者：吕传彬

女儿约10岁时，常常跟我讨论“死亡”这件事。她于2013年10月8日问我：“人死了之后的房贷怎么办”的问题之后，四年级的她隔两天又再度提问，“爸爸，如果一个人突然死了，但是没有留下银行的密码或是存折，那她的儿女或是家人要怎么把银行里的钱拿出来？”我听了实在忍不住：“你就那么担心我死掉啊？”结果女儿回答：“我是想到妈妈……”女儿心思细腻、担心很多，常产生莫名的恐惧。她很认真的说，因为妈妈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搭飞机……她很担心妈妈一旦死了，我会拿不到钱。我记得我小时候，差不多也是10岁左右，开始对“父母可能会死亡”这件事担忧不已，也恐惧自己有一天死亡之后，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永远”这两个字让我毛骨悚然，想到将来没有任何人会记得我、认识我，我会仿佛完全没有存在过。就像当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再怎么睁大眼睛都看不见任何东西，你会怀疑是自己看不见了？还是这世界已经完全陷入黑暗？那种无法知道答案的恐惧，一旦包围我就会让我全身颤抖，仿佛肾上腺素到达顶点般从脚底燥热起来，常让幼小的我整夜无法入睡，恐惧至极。因此我可以完全同理女儿害怕。还记得当年妈妈给我“你怕不怕死？”的回答是带着点诗意的：“生命就像一棵大树，叶子枯萎了就会落下来，回归大地、化为泥土。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是，老实说，当年的我似懂非懂；现在的我至今亦未参透对死亡的恐惧，更不知道该怎么对女儿说这件事。我只好跟她说，就算我跟妈妈真的意外发生，你还有爱你的舅舅、阿姨、外公、奶奶、姑姑啊！没想到她竟然幽幽地细数：“阿姨以前很疼我，但是她现在有自己的女儿了；舅舅在美国、太远；姑姑和外公都好凶；奶奶不会赚钱……还是爸爸妈妈最好。”“所以啊！你知道孤儿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我也只能这样跟她说。女儿对死亡的想象很多。有一次她告诉我，她梦见自己死了，灵魂漂浮在空中，但是我们都看不见她。她摸我，但是手穿透了我，于是她伤心大哭。醒来后她问我，死掉是什么感觉？我只好诚实的说，我没死过，不知道。她的小脑袋瓜成天想一些有的没有的，问题天马行空，常害我招架不住。我只好努力的满足她可以讲解的知识部分：遗产、继承、死亡证明……等等，也告诉她很多濒临死亡的人，醒来都说看到光、觉得身体变轻……等等。然而，我也无法回答她所有的问题。对于“宗教式”的解答，女儿对我说，她不相信有“天堂”这些东西，她说人死了就是死了。于是我跟她说，我猜测死亡就像是休息，一直睡觉其实也不错，反正你也不会知道你是在睡梦中。总之，与其担心死了以后，不如现在好好的活着。她听了之后，沉默半晌说：“爸，你以后开车要小心！”



林间小憩 苗青/摄

生活需要一点虚荣 态度

□作者：张念龙

托尔斯泰说：“没有虚荣的生活几乎是不存在的。”的确，生活不都是素面朝天的，不都是素颜经世，达官显贵也好，布衣麻相也罢，豪商巨贾也好，平民百姓也罢，有时都需要那么一点虚荣。但这种虚荣不是虚伪，而是遮掩自卑自怯、自惭自否的一块布，好留给自己一份尊严和体面。何晓是妻子的好朋友，自从离了婚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既当妈又当爹，还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日子过得非常紧巴。周围的朋友都想帮助她，又怕伤了她的自尊心，所以大家虽都有心，却又感到无从入手。有一天，何晓张罗着请大家吃顿饭，我觉得何晓生活很难，就说：“这一顿饭下来可能要花上她半个月的开支，还是我们请吧。”妻子说：“不行，人家张罗请客，咱们半路给截了，以她的性格，肯定会多想的，一定认为咱们是出于同情而帮助她，她自尊心那么强，心里肯定不好受。算了，还是让她请吧！”我说：“那有什么，她这种情况，就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情况吧！”妻子说：“你看你，一点也不懂别人的心，以前吃饭都是我们请她，她请这一顿是为了表达她的感激之情，你说咱们再请，她的自尊心往哪里放？如果你在她在的位置上，你会怎么想呢？何况，我知道何晓是最要脸面的。”我想也是这么回事，就同意了。妻子说：“这就对了，想帮助人是可以，但是请不要加上同情和怜悯的标签，那样让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搁呢！”这让我想起老叔。老叔人实在，日子过得就很紧。我每次回老家都给老叔留点钱，虽然不多，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侄子的一点心意。老叔也以他的方式回应我，每次听说我要回去都提前给我攒土鸡蛋。那年回去，照常给老叔留点钱，不

过由于时间紧，只给爷爷奶奶上完坟就匆忙离开了。临走时，老叔照常把事先攒好的土鸡蛋给我，而我觉得他家庭困难，寻思着他留着给堂妹吃。老叔坚持让我拿，还向我摆说今年这方面有多小进项，那方面有多少进项。可是我因为还要去别的地方，就坚持没拿。等我们走的时候，老叔不像往常一样远送我们，一直送到出村几十米，而是蹲在他家东侧的土堆上，双手支着下颚，无精打采的，我以为他是因为我们离开而伤心，回来跟妻子说，妻子说：“老叔那不仅仅是在伤离别，更是因为他的自尊心，虽然你没有有意去伤，但是你的做法让他脸面无处安放。你拿了，证明他过得很好，你不拿，他还以为你还在可怜他呢！”的确，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那么一点点的虚荣，这种虚荣形成坚硬的壳，将自己包裹起来，把自己伪装起来，让人看不到自己的那份穷酸、自卑、懦弱等，留给世人一份美好，留给自己一份体面和尊严。



父亲的格言故事 家风

□作者：袁仁成

6月29日又是父亲的诞辰，如果父亲健在，我们又该济济一堂为父亲庆寿了。每逢这时，父亲生前说过的那些颇具人生哲理的话语就会响起在耳边，让我一次次品味到父亲的人格魅力。父亲没读过书，但对《增广贤文》《三字经》等蒙学经典却烂熟于心，张嘴就能说上几段，如“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等。父亲肚子里还装着讲不完的“古”，林则徐的“子孙既如我，要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安徽“六尺巷”里礼部尚书（父亲说是翰林）张英的“一纸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等典故父亲百说不烦，我们百听不厌。这些也许和教私塾的二叔耳濡目染有关，也许是和一辈子走南闯北，阅历无数，深有感触有关。父亲说过的还有一些格言一样的话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他自己的话，还是哪本书上说的，但这些格言不但印证了父亲乐观正直的人生，也在我们儿女们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身有一技在手，不必见人低头”。父亲生性耿直，一辈子不愿求人，一个一米七几的南方汉子硬是学会了修鞋制鞋，编织斗笠蓑衣和竹椅、凉床、畚箕、箩筐、晒簾等竹器，还学会了采茶制茶、种植黄花菜等农艺。凭借这些手艺，在那些特殊的年代，我们的生活虽谈不上殷实，但也保障了基本的温饱，不至于忍饥挨饿。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包括几个外甥都会学了一

技之长，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拥有了一席之地。“钱财鸡蛋壳，风吹人安乐”。父亲早年外出修鞋，都是从老家步行，昼行夜宿，直到贵州铜仁才定下脚来，在外挣的钱都让顺路的熟人捎回家。一次父亲把大半年挣的七个银元交给一位在贵州做篾匠的同村人带回家，两个月后再一次在贵州相见时，那位同村却嗷嗷嗷告诉父亲，回家途中住旅社时钱被偷了。当时父亲在吃饭，正好刮来一阵风，把半枚吃剩下的咸鸭蛋壳吹跑了，父亲看到那人的难为情样，就调侃说：“风吹鸡蛋壳，退财人安乐。”反而劝慰那人，人没事就好。后来有人告诉父亲说，钱并没有丢，而是那人私吞了，但父亲知道那人日子过得比我更难，所以并没追究，此时便不了了之了。现在，我们兄弟姐妹谋生在外，安家五省六市，并无大富大贵，却和睦满堂，幸福安好。“让他三尺又何妨”。老家房子西边的一片竹林，是我家和另一户人家共有的自留山，中间有一条小路作为界限。但是那一家人今天拔过去一锄土，明天又说路上的竹笋是他们的竹鞭长的，因此我家的竹林一年年缩小。看着愤懑不平的我们，父亲总是拿林则徐“祖孙既如我，要他做什么，子孙不如我，要他做什么”和张英的家书劝诫我们：“让他三尺又何妨”！如今我们常年在外，几乎没时间去打理那片竹林，那片竹林也不再是生活的依靠，宽点窄点又有什么区别呢。想到这些，我不由得感慨起父亲的洞达与智慧来。



红樱桃 汤青/摄